

年轻生命的骤然逝去，常会令人倍感忧伤。何况是一位曾经约定见面却未曾谋面的非凡美丽的中学学妹。

她就是余旭，是中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也是中国第一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未来的航天员。2016年11月12日，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

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够把媒体上沉着矫健的飞行员余旭和微信上天真烂漫的学妹小鱼儿两个形象统一起来。上个月在北京，本来有机会和她约见，因为自己时间没有安排好，错过了和她见面的机会，遂约春节回四川家乡再见。这小小的约定，现在已经永远无法实现。

上月回国去北京几天，我太太因为要照顾女儿上学不能一起回来，特地叮嘱我一定要去看望在医院养病的李佩先生，她说李佩老师已经99岁了，看一次少一次。我遵嘱去看望先生的时候，对她说我太太过段时间回国时会去听她讲故事，希望她好好养病。在京的时间确实有限，我觉得去看老太太更难得，而将来见到学妹的机会很多，所以约学妹春节回乡再见。哪里会想到竟然错过了此生唯一见到她的机会？

今早醒来，刚打开手机就看见学妹遇难的消息，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

学妹如果没有今天的意外，以她迄今为止的优异表现，她很

## 纪念一位未曾谋面却骤然而去的学妹

□ 王鸿飞

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中国航天员。2005年她在电视上作为飞行学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就知道她们是未来航天员的选拔对象。她说：“太空真的很神秘，很奥妙，谁都想去看一下，太空资源开发，也想去看看人类的太空到底是什么样，为人类的航天事业做一份贡献。”

30多年前上中学的时候，我也曾参加过飞行员招考，也和少数几个同学一起通过了第一轮的体检。但在最后一轮体检中被淘汰，未能入选，当时负责飞行员体检的军医还安慰我不要失望。事实上即使当时被选上，我未必愿意去做空军飞行员。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那时候中国空军并没有世界上最好的飞机，有远大志向的少年，怎么会去做没有先进飞机飞的飞行员？

当然，后来才知道，杨利伟就是同一年被选上飞行员的。

恰好就在那一年，美国有一部根据Tom Wolfe在1980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的新新闻（New Journalism）代表作同名小说和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The Right Stuff

（网上译为《太空先锋》），讲述美国太空计划的诞生过程以及第一批航天员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和试飞员中诞生的爱国主义主旋律故事。十多年后，我在美国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电影中的一段对话触动我去反省自己少年时的狂妄。

电影中Chuck Yeager等试飞员在俱乐部看宇航员Gus Grissom在从沉入水底的水星4号飞船返回舱上获救的新闻时，其中一位评论说这些宇航员不过是做了猴子一样的试验。Yeager反问道：

“猴子？你以为猴子知道他们自己坐在一个将会爆炸的火箭上？这些宇航员们却知道这些。我告诉你，只有非常特别的人才会有（有勇气）志愿参加自杀性的任务，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Gus老兄做得不错。”（Monkeys? You think the monkeys know that they are sitting on a rocket that is gpoing to explode? The Astranaut boys they knew that, you see. I tell you some, it takes a special kind of men to volunteer for the suicide mission, especially omn TV. Old Gus did alright.）

Gus Grissom是美国第二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他在1967年1月27日阿波罗1号登月计划的测试任务中因控制舱失火与其他两位宇航员一起丧生。

在做过多年的科学研究之后，我深深知道再先进的仪器设备也不会自己做实验，正如再好的飞机也不会自己在天上做飞行表演，我不再像当年一样认为飞行员不过是飞机的驾驶员。所以，当知道微信群里可爱的余旭学妹——我中学同班同学教过的学生和另一位中学同班同学的侄女儿，是中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也是中国第一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除了亲切和自豪之外，我对她还有一份由衷的尊敬。当她得知了我这位和她一起出现在母校杰出校友名单上的所谓科学家学长——也是她老师和姨妈（或者姑妈）的同班同学，大概也有些许的惺惺相惜。

快一年前，有次在微信上聊天，我告诉余旭：

“上次说的那个美国电影《太空先锋》一开始讲试飞员飞机突破声障飞行。在那之前两年钱学森和郭永怀在美国也写了论文报告，证明突破声障飞行的可行性。郭先生是我曾就读的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他负责了原子弹、氢弹的设计，196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李佩是郭永怀夫人，今年99岁，还健在。我觉得你作为飞行员会对这些有兴趣。”

作为飞行员和未来的航天员，她当然对此感兴趣。我们也说好以后见面的时候会聊更多不同的话题。

在我的眼里，顶尖的飞行员和好的科学家一样，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需要接受不少科学和工程学的训练，而且需要非常好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尽管余旭总是王叔叔王叔叔地叫我，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她的长辈来看，而是觉得她是一个可以交流经验和智慧的朋友。我最希望了解她的是她在飞行中的体验，如何克服自己在较为极端条件下的恐惧和紧张，以及在遇到意外情况下如何面对。我从来都认为能够做好这些的人一定与众不同，而且有许多可以分享的专业经验。可惜，这些今天都随风远去。

今天我的一位科学家朋友告诉我：She is a professional. She died during her duty. That was an honor.（她是专业人士。她在职责中殉难。这是一种荣誉。）他的这个评价也正正是我想表达的。这几句话看似普通，却是对她最为实在的肯定。

Chuck Yeager今年93岁了，至今健在，在1947年他成为第一个飞越声障的试飞员。他在我上面提到的The Right Stuff在电影中的那段话，也是我对学妹的致敬。

（作者系我校833校友，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 梦萦科大

□ PB15050 鲍承锴

泰戈尔所说：“我梦见一颗星，一个光明的岛屿，我将在那里出生。在它快速的闲眠深处，我的生命将成熟它的事业，像阳光下的稻田。”而中科大，就是那颗星，是我心中那不灭的明灯。她以她那炽热的真情，呼唤着我的到来。

终于我来了，梦想中的中科大。记得第一次听说中科大是在余秋雨的一本书上，书里提到时任中科大校长的郭沫若曾推荐一位学生转到上海戏剧学院去读文科。那时听说郭沫若是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感觉有些惊讶，之后便对科大上了心，内心深处渐渐开始渴望了解这所学校的传奇。一次高二数学课纪律不好，数学老师是个妙人，他骂我们道：“你们这么厉害，不用听课，那就跳级去读大学吧！中科大少年班这段时间正好在招人。”当时真是被吓到了：少年班啊，应该都是神童吧。下课我就向同学打听了一些关于中科大的事情，得知我校当年雅思考七点多分的那位跳级学长就去了中科大，顿时心中升起一种对中科大的向往之情。

后来中科大的老师到校来招生宣传，有缘更多地了解了科大的优秀，向往之情更甚。高考之后，心中一直惴惴，直到接到录取通知才松了一口气：呼，真的进了科大。

入校前的暑假，又全面了解了科大，不觉微微有点担心。中科大天才云集，单单我们高中跟我一起进科大的两个同学原来就是顶尖的存在，那整个浙江，乃至全国考上科大的学子该有多少天才、多少强者啊。不过我又一想，这不也更好说明了我选择的正确吗？科大越厉害，我能学到的东西就越多越好，而竞争，本就是为了促进我们更好地成长，老师肯定不会因为我暂时不如别人鄙视我吧。如此一想，心中又复平静。

向日葵绽放的轨道尽头，门环轻响，梦想的纹路延续在灯火辉煌处盛开。中科大，便是我心中那媽媽盛开的梦想。我将以梦为磐石，以心为蒲苇，磐石无转移，蒲苇韧如丝。

梦萦科大，我心永恒。

## 冬夜听雨

□ 周家海

雨，悄悄  
用寒叩响了冷  
像窗静静叙说的一段传奇  
像风用凛冽的触须  
轻轻抚摸  
静立在心的原野里的  
一株孤独树

夜的黝黑  
被雨声的箭矢，洞穿而过  
受伤倒下了  
像散落一地的潮湿  
湿漉漉的月光和静谧  
亦曾上演过类似的剧情  
满天的星辰  
是最最忠实的观众

夜深了  
诗人用敏感  
抱紧了夜的胸怀  
雨和雨声，用入侵  
一枚干枯落叶的方式  
将一位诗人的  
不眠、伤感与轻叹  
——泡涨并且沉重……

今天翻公众号，翻到科大图书馆的“英才论坛”在寻找黄梅戏爱好者，我一激动就点进去看了一眼。哇，11月20日，居然请到了黄新德老师来校讲课——这可是继严凤英、王少舫一代黄梅宗师之后，黄梅戏再度辉煌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哦……也不由地勾起了我与黄梅戏的渊源与记忆。

小时候，我最爱听他跟马兰唱的《海滩别》，到现在去KTV还是必点曲目之一。我从小长在邻近徽州的池州市石台县，地域原因，那里几乎人人都能哼上两句黄梅戏。我住的乡政府大院隔壁就是一个黄梅戏剧团，他们常常在乡镇大剧院里演各种黄梅戏，每次都座无虚席，还夹带上好多条长板凳。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咿咿呀呀的莺啼燕转声中醒来，来不及刷牙洗脸，就溜到剧团的大铁门旁偷看这些画里下来的叔叔阿姨们练功吊嗓。这个阿姨的眼睛可

## 我的黄梅戏情结

□ 莫零

真亮，一看起来，像是能看到你心底里去；那个叔叔踢腿踢得好高啊，都能触到自己额头了；还有个阿姨头发又黑又长，能盖住屁股，看着她站在院子里头迎着光一下一下地梳头，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

很快，叔叔阿姨们出来打饭了，经过我身边时，那个长头发阿姨捏了一下我的脸。哎呀，好香的雪花膏味儿，我就这么痴痴地跟了她一路，直到饭堂门口。慢慢地跟他们熟捻了起来，他们很喜欢嘴甜又乖巧的我，每次去，不是给我塞把糖，就是帮我梳个小辫儿。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自己动手做鬓花的情形，拿一团毛线，在手指上绕成寸把长的圈，拦腰

密密捆上几匝，再拿小指头拨散开来，就是一朵漂亮的鬓花，再挂两根珠坠子，别上黑卡子，往耳边这么一來，像活了一样。还有自己做凤钗的，用细铁丝先弯出形来，然后拿丝线一圈一圈绕上去，再贴上亮晶晶的贴片，有些地方小孩子的手指能伸进去，我就帮着一起绕，做好了一起欣赏，我在台下指着女演员头上的钗激动地对小伙伴们大喊：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做的。甭提多有成就感了！

有一回，台上临时要牵个孩子，本来一直都是一个演员阿姨的女儿来演的，那天不知怎么她没来，我就被钦点了去，帮我梳了丫环髻，还上了妆，小脸颊两团红通通的胭脂，眉心点了颗美人痣，嘴巴也涂红了，我心慌慌地跟着大人们一路从舞台这头走到那头，还没回味过来，就下场了。晚上回去，死活不让妈妈给我洗脸，睡觉都舍不得躺下。

后来我转到县城去念书了，



副刊 第477期 校园秋色 潇潇摄影